



羅合魔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魔 合 罗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著

葦天野 作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

內 容 提 要

“魔合罗”是根据元人杂剧中的故事编写的中篇说部。

故事发生在元朝。有一个本家兄弟，謀財害命，毒死了哥哥，却誣賴嫂嫂謀杀亲夫。食官污吏，因为受了賄，就屈判了那个案子。后来多亏一个清官，用心审理，从一个“魔合罗”（可做小孩玩具的泥菩薩）身上，找出綫索；又用了一番巧計，才使得眞正的凶手低头認罪。

这个故事說明那个时代政治腐敗，人民痛苦；还表现了正邪、善惡間的矛盾和斗争，使得这个案件得以昭雪，表达出人民的一些理想和希望。

魔 合 罗

（閩南本中篇說部）

草 厂 編 著

蒼天野作圖

※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崇文門編利司3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7号

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※

开本 727×1092 1/32 • 印張 1 14/16 字數 33,096

1937年4月第1次 193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 册

統一書号：T 10071 • 124 定价(6) 0.17 元

統一書號: T10071·124

定 价: (6) 0.17 元

一、德昌离家

元朝时候，在那河南府录事司酷务巷里，有一户絨綫鋪。鋪主李德昌，朴实勤劳，称誉乡里。娶妻刘玉娘，生得十分美貌，且是賢慧無比。孩兒佛留，年方四岁，聪明伶俐，能言善語，逗人疼爱。一家嫡亲三口兒，靠着买卖，倒也衣食無亏，和美度日。

李德昌有一本家叔父，名喚李彥实，年將八十，老迈龙鍾；老妻早丧，只和孩兒李文道一起过活。那李文道以行医卖药为生，外号人称“賽盧医”。他开了个生药局，正在李德昌絨綫鋪的对門。只因他素性刁狡，不甚正派，無人肯把女兒許配給他，三十岁了，还只是一个單身汉。

兩戶本是远房，因住得近，就不免有些往来。李德昌成亲之后，常听得刘玉娘数說李文道許多不是之处，他認做这是叔嫂不和，也不甚介意，只拿“各立門戶营生”、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等等的話，劝慰玉娘。

且說这年新春，李德昌去到長街，卜了一卦。——这是当时迷信風俗，要知一年买卖好歹，家宅兴衰，必須在年初卜上一卦，按着卦象，听从卜卦先生言語行事，那就算是趋吉避凶。

李德昌年年卜卦，卜卦先生只用好話打發他，他自高高兴兴地回家。这年却是作怪，那先生排了卦，看了又看，半

响也不言語，却只皺眉嚙舌。李德昌識破先生之意，必是卦中有甚么不吉之處，因此碍口難言。他急欲得知究竟，便道：“先生只管實說，那卦象怎么講，讓在下得以早早防備。報喜不報憂，那倒失却在下前來卜卦之意了。”那先生道：“我直說了，你休見責！按這卦象，細細看來，你只在目下，會有百日的災難。”

李德昌忙問：“這災難可有甚么打緊之處？”先生道：“若依卦象而言，凶險不小：小則有牢獄疾病之殃，大則有殺身之禍。”

李德昌聞言吃驚道：“不知還有甚么解法沒有？”先生推算了半晌，回道：“除非去到南方千里之外，躲過一百日，才可圖個僥幸無事。”



是短嘆長吁，悶悶不樂。劉玉娘看出丈夫這般模樣，甚是關懷，不免仔細詰問。李德昌把卜卦先生之言，告訴了玉娘；又自說道：“去年一年之間，生意頗不茂盛，想來總是命運所關。即今我便打點一些貨物，前往江西。一則躲過這百日之災；二則也做些買賣，尋几文利息。”

劉玉娘聞听丈夫之

言，意欲相阻，只是話到舌邊，碍難出口，幾次三番地忍住了。那李德昌一心盤算販貨出門的事兒去了，竟然絲毫不曾察覺。

你道劉玉娘要說未說的是何言語：——原來李文道見劉玉娘人物标致，就起下了不良的念头；虽則劉玉娘平日不給他半分好顏色，他还是魯心不死。因此上，劉玉娘心想：“丈夫一旦离家远去，那厮必来罗唆，日子怎能过得安宁！”如若劉玉娘当时竟自說了这话，那李德昌十有八九就不出这趟远門了；怎奈劉玉娘只是覺得，李文道縱然居心不良，自家却不曾拿住他甚么把柄，胡乱講了，休言面上沒有光彩，更还怕丈夫責怪。她却哪里料到，就为的这一迟疑，后来反而鬧出一場潑天大禍来哩！

二、玉娘守义

李德昌听信卜卦先生之言，忙碌了好些日，才把貨物打点停当，翻了通書，挑了个長行黃道的吉日，安排上路。

这日一大早，他帶着妻兒，去向叔父辞行。又托付兄弟李文道，好生代为看顧家中。那李文道滿口应承，只是說：“但願哥哥一路福星，賺得十分利息，早日回家！”

兩口子分离之际，劉玉娘有口難开，流泪不止。李德昌道：“去到外府他州做买卖，原是生意人的本分，也不是一去不归，你何必这般煩惱！你在家中，小心在意，帶好孩兒，多則一年半載，即便相見。”劉玉娘只好掩住悲怀，看丈夫挑着一担貨物，漸漸走远。

李德昌走了之后，劉玉娘在家，每日照管孩兒的衣裳茶飯，做着絨綫买卖，只和平日一般。

过了三日，这天刘玉娘刚打开絨綫鋪的大門，天时尚早，無有主顧，却見李文道閃將进来，开口言道：“哥哥走了多日，兄弟只是沒空前来探望，还請嫂嫂寬恕！”

刘玉娘道：“不知叔叔前来，有何話講？”李文道說：“怕的嫂嫂有甚么呼喚之处，故此前来，听候吩咐。”刘玉娘道：“我并無甚事要劳动叔叔；待得有事之时，自当前去央請。”

李文道說：“想来嫂嫂如此年輕，哥哥忍得下，拋撇便走，讓嫂嫂一人在家，受此寂寞。我今日無事，且代替哥哥，陪伴嫂嫂，也免得嫂嫂一人孤單之苦。”刘玉娘听得李文道的言

語有些不正，就走至門口，面朝着生藥局，大声喊叫：“叔公！叔公！”

那老汉李彦实，拄着根拐杖，聞声走出，問道：“孩兒，你叫我怎的？”刘玉娘

道：“叔叔無故来我房中，口出胡言，請叔公与我做主。”那李老汉虽則老迈，平日也略略看出，李文道对嫂嫂有些不怀好意。当时走过来，就將李文道叱罵一頓道：“从来叔嫂要避嫌疑。你哥哥出門远去，嫂嫂一人在家，你不蒙呼喚，擅自来至房中，却是何意？快快与我滾走！下次若再如此，我就打折你的狗腿！”李文道一面走、一面咕囁說道：“我又不曾做甚么，值得这般大惊小怪！”



李文道去了。李老汉安慰着刘玉娘道：“有我在这里，你休得怕他。那厮若再前来，你叫我，我一定不饶他，将他打死。”說罢去了。

刘玉娘送走叔公，只怕李文道还会来搅，便收下了絨綫鋪的招牌，关上門，不做生意了。抱着孩兒，坐在櫃台之內，思前想后，心中焦急，兩泪交流。

从那日后，每隔三五天，那李文道就要来鬧一回。他来鬧一回，刘玉娘就請叔公来赶他一回。刘玉娘念着，日久天长，这般鬧法，怎样是个了局？她恨不得長了翅膀，飞到丈夫身边；又恨不得丈夫走了半路，即便回轉。這兩樁自然都是落空，她只有整日像防賊一般，过着那愁苦的日子。

正因李文道的搅扰，害得刘玉娘，三日之中，倒有兩日不敢打开絨綫鋪的大門。远近主顧，也就很少前来了。既沒得甚么买卖，那日常盤纏，从哪里着落？但見她，不是缺米，便是無柴，时常打着飢荒，十分苦楚。

三、庙中臥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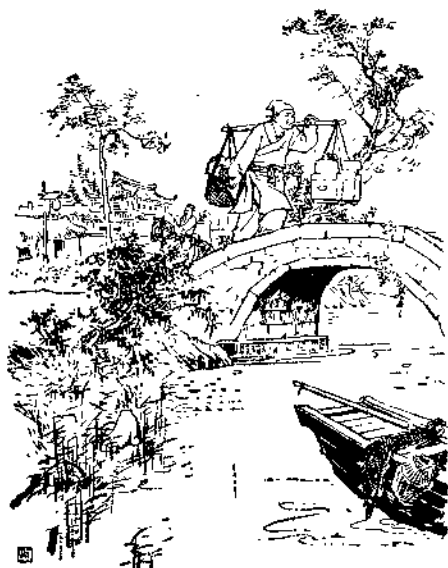
且說那李德昌，帶着貨物，离开河南府，一路南行，数月之間，来到了江西南昌。只因貪圖利息，不免多耽擱了一些時日，約莫一年左右，才做回家之計。却喜的是买卖順利，賺了大把銀子，比当初的本錢，高了百倍。这一天，你看他，精神抖擻，喜气洋洋，挑着一付担子，健步如飞，出了南昌城，直往北去。

你道李德昌，当初出門之时，原挑着一担貨物；今日既然得了百倍利息，为何还只是貨物一担呢？——其中有个原故：当初他挑出来的那一担，無非綾罗布匹，食用雜貨；今

日挑回去的这一担，却尽是些金珠财宝。看起来，一担仍然是一担；論起价钱，这一担比那一担，可就大大不同了。

你又道，李德昌既然这般富有了，上路之时，为何不买头牲口坐乘，为何不覓个人力代挑行囊，还要自己吃那般的辛苦呢？——这也有个原故：做买卖的人，全靠会算計，才

能賺得錢財，原沒个滿足处的；他把少花一文，看做是多賺一文，省吃減用，尽量蓄刻，怎肯破費买牲口的錢。又兼道路之上，有許多險惡，他挑着值錢的貨物，遮掩隱瞞，唯恐被別人知道；如若覓人代挑，又怎么放心得下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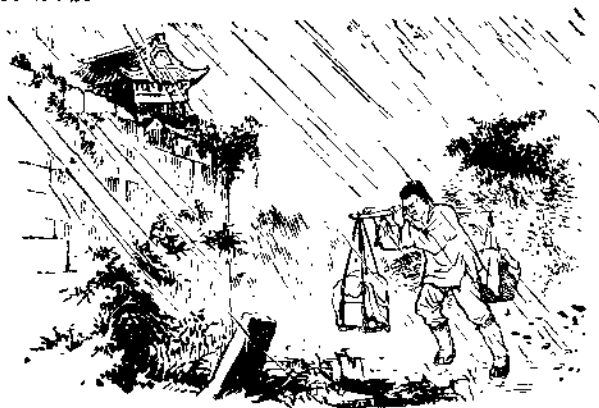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德昌出外过

久，归心似箭，这次上路，不曾計較，赶上个酷热的暑天。出門的人，十分劳累，飲食又欠些清潔，因此他在半途之間，染了一病。起初但觉腰酸背疼，头昏眼花，也还不甚介意，只是帶病遠行。七月初間，行近了河南地界，道声：“慚愧！这病兒吓不倒我。到得这里，我便是爬也爬得到家的了！”

这日是七月初七。李德昌行至河南府城外二十来里处，眼望就要进城了，不料忽然間，天上陰云四合，雷声隆隆，

接着就下起暴雨来。这一段路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是一片旷野荒郊。只因他在河南府土居已久，记得离此不远，有座“五道將軍”的古庙，但願早到那里，找个躲雨藏身之所，也可权且歇歇腿脚。他这就冒着雨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拖泥帶水地直向前去。



那“五道將軍庙”，原不甚远，只因李德昌是有病之人，行走緩慢，好半晌才赶到那里。进得庙来，放下担子，先去檢点財物，却喜遮盖得紧，不曾沾湿分毫。这时反轉覺得身上冰凉；連忙脫下衣服，使勁擰干，再行披上。看看天上，大雨还似傾盆潑瓮一般，全無略住之意。他接連打了两个呵欠，便横下身来，把头倒在神龕前拜垫之上，权时歇息。

李德昌的意思：“暂时之間，雨尚难住，且小睡片刻，換一口气，候雨住再行。”誰知他是走乏了的人，适才間被急雨一陣冲淋，不歇下时犹自可，这一歇下来，新病引起了旧病，在那酷热的天气，他却打着寒噤，身上發冷，好像落在冰窖里。

他自己不知是病，只認做得罪了神灵。——原来古时候

神話：有今天神叫做“東岳大帝”，他有無上的權威。這東岳大帝面前有幾名神將，其中專管人間生死的，便是這廟里供的五道將軍。元朝人極其迷信這個神道，誰也不敢將他得罪。這里雖是一座古廟，屋宇坍塌，無有僧人；但那五道將軍的威靈，久在人心，還是不小的。——這時李德昌想起：“進廟匆忙，不曾向神道頂禮；行囊之中，或許有甚么腥臊臭穢，將神道觸犯；因此被神道怪罪下來。”想到這里，他就勉力掙扎，爬將起來，跪向神像，一面拜，一面喃喃禱告道：“弟子有甚觸犯之處，只望神聖饒恕！爷爷護祐弟子，回返家中，定當備辦香燭三牲，前來還願。”

他話猶未了，却更覺着增寒發熱，難受萬分：胸中悶脹，好似火塊烘燒着肝腸；一顆腦袋，疼得直待開裂。趴在那裡，休想抬起身來。這時他才理會到是得了凶猛的惡疾。所幸身子雖則動彈不得，心下却還不甚糊塗，睜着一雙大眼，只盼有個過路行人，經由到此，也好托他捎個口信，帶到家中。

四、老漢捎書

却說宋元時節，又有個風俗，每逢七月七日的晚間，家家乞巧，都要供上一個泥娃娃。這個泥娃娃，有個胖胖的身子，圓圓的大臉，嘻着一張大嘴，分外逗人喜愛。論它的模樣，好比如今無錫的“大阿福”；在當時，却只叫它做“魔合羅”。這魔合羅三字，是按着印度古文翻譯而來，它原是一位尊神的名號。這位尊神，據佛家說，專為人間降喜降福的；它的神像，恰恰就是這個模樣。——閑話表過不提。

再說在河南府南鄉龍門鎮，有一老漢，名叫高山。夫妻老兩口兒，原靠務農為生。只因這老漢有一手塑像的好本領，

塑出的泥人兒，男女老少，喜怒哀樂，都似活的一般。每年趕這個七月七日，總得塑上百十個魔合羅，挑到城中去賣，因他塑得好，往往不到正日，便賣得精光。今年却動手动得遲了，到了初七，還剩下好些個，不會出脫。

這天，他挑了担子，直奔城內。离家之時，太陽高照，是大好的晴天；走到半路上，恰巧也遇上那場大雨。賣泥貨的小販，早就防着個“天有不測風云”，在那貨筐里，帶上了釘鞋、雨傘和油布。雖則忖時免遭淋濕，只是雨下得太大，地上寧滑難行。走到五道將軍廟時，他便也挑着担子，進去躲雨。

那高老汉剛剛進得廟門，忽听里面有人喚道：“老爹，救命啊！”高老汉走得匆忙，原不曾細看廟中有人無人，被這一声叫喚，倒是吃了一惊。定神急看時，看到了那邊地上睡了一個漢子，身旁還有一副貨担。他不知就里，就便問道：“你那廝怎么了：是挨了綠林中人的悶棍么？是尋短見又舍不得死么？是撞到了什麼凶神惡煞么？”那人慢吞吞地說道：“都不是。我是遠方回來，身得急病之人。”高老汉道：“方今暑熱炎天，



瘟疫可怕，我在这里，你休得俾了我。——我还是远走为妙。”說着，就去拿扁担。只听那人又道：“我得的并非甚么瘟疫之症，不过是暑湿風寒，老爹何必这般害怕！”高老汉道：

“你便不是瘟疫，我也并非郎中，在这里，救你不得，还是枉然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只求老爹給我寄一个口信进城，定当重謝。”高老汉道：“哥哥休怪。我平日有三樁戒願：一不做媒，二不做保，三不与人寄信。这三樁事，我都是吃过苦米的，你怨我不得。”那人道：“老爹难道忍心看我这等病死荒郊么？常言：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級浮圖。’老爹不肯为我寄信进城，我若有些好歹，就是老爹誤了我的性命，我死了时，魂灵兒就釘住老爹你的身上。”

一則那高老汉原是个有善心的人，二則也被那人的言語打动了，这便說道：“你央人寄信，倒这般放刁哩。好吧，今日我破了戒，与你寄一遭兒。你且說与我名姓，把信兒寄与何人？”那人便說：“我叫李德昌，出外做买卖，如今得利百倍回来。我的妻子叫刘玉娘，孩兒叫佛留。我家住在城里醋务巷，住兩間高瓦房。隔壁是个熟食店，对門是片生藥局。老爹只去寻找李德昌絨綫鋪，街坊們都会指点与老爹的。老爹到得那里，叫我妻子，快快覓一头牲口，前来接我回去。”高老汉应允了，却又吩咐他說：“如今世道不好，你休再把买卖得利之事，說与他人知道；謹防着‘財帛动人心’，你这病夫，抵擋不得，莫要誤了大事。”李德昌滿口子称謝道：“遵老爹之命，决不再向他人提起。”

此时雨住天晴。高老汉三步当做兩步，快走如飞，直奔城中而去。

五、文道怀奸

高老汉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”。他想着李德昌病势沉重，恨不得一步兒就走到他的家中。一路之上，这家人喚：“那卖魔合罗的，挑將过来。”那家人說：“那卖魔合罗的，且站住脚。”高老汉头也不回，只一面摆手，一面答道：“要买魔合罗，且等我轉来；現時我有急事在身，一概不卖。”那些要买魔合罗之人，只在高老汉背后議論道：“这老兒莫非有些風顛，挑着那么沉重的担兒，有貨却偏生不卖哩。”高老汉明明听得，当做不知，只顧自家赶路。

高老汉長住乡間，不多进城，这城中的道路，甚是不熟。他却不嫌麻煩，一路挨次問將去。穿过大街小巷，轉来轉去，那醋务巷也就居然被他找到了。巷口原有牌坊一座，上面写了斗大的三个字。怎奈高老汉識字不多，这三个字恰是素常見，因此还是不知，这里是不是醋务巷。正当为难之际，恰好有个人，正朝巷外走来。高老汉上前將他攔住，开言問道：“請問哥哥，这里是醋务巷么？”

你道来者何人？——此人非他，原来是李德昌的兄弟李文道。那李文道这日因大雨滂沱，無有主顧登門，坐在家里悶得慌，雨过天晴，便把药局交与父亲看管，自己踱出街来闲逛。不想刚刚走至巷口，就遇到那問路的高老汉。高老汉問得急，他偏答得慢，只是說：“你問那醋务巷怎的？”高老汉道：“有人托我寄信与他家中。”李文道又問：“是何人托你寄信？”高老汉道：“托我寄信之人，名叫李德昌，他托我寄信与他娘子刘玉娘。”

李文道聞得“李德昌”的名字，却不道出是他哥哥，只又

問道：“你識得李德昌么？”那高老汉被他問得煩了，一一口氣兒說道：“我不識得李德昌。只那李德昌，出外买卖，得了百倍利息回來，不想路上身染重病，目前睡倒在那兩城外五道將軍廟中，動彈不得。他托我寄信与他娘子刘玉娘，快备牲口，前去接他回家將息。哥哥，你这可明白了沒有？”——高老汉心熱口快，只顧沒遮攔地把話一齊說出，倒忘記了自己叮囑李德昌的言語了。這也是年高性急的原故，怪他不得。



李文道聞听高老汉这些言語，陡然心中起了一片惡念。当时不露声色，只告訴高老汉道：“我这河南府城

中，有兩条醋务巷。刘玉娘所住的是大醋务巷，这里却是小醋务巷。你若一定要亲見刘玉娘說話时，休进这小醋务巷，只从这里往北走兩条街，再由北往西走兩条街，然后往南又走兩条街，往东一拐，便是那大醋务巷。那刘玉娘所住之处，是兩間高瓦房，隔壁有个熟食店，对門是月生藥局。她家只有我最清楚，你亏得問着我；切莫再向別人打听，反把方向迷失。”

高老汉一听，他的言語和李德昌所說，一些不差，也不

計較是不是走的回头路，只屈着指头記下，道声謝，挑起担子走了。

李文道望着高老汉走远，他也不逛街了，翻轉身，自回藥局。

六、德昌被毒

且說老汉李彥实，平日和兒子李文道一起过活，說是老子管教兒子；殊不知，他既靠兒子行医卖藥为生，在那藥局之内，只算得兒子的下手。这日，他因兒子出門，一人無事，便檢点藥材，取出晾晒。剛一动手，却又見李文道匆忙回来，在架上和櫃子里，各取了一包藥。抽身出去，解着后院系在橐兒树上的那头毛驢。李彥实心中納罕，忍不住問道：“孩兒！你这样匆忙，待往哪里去？”李文道說：“有人生了急病，請我前去看脉下藥，只要頓飯时候，就回家来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取了个大口袋，鋪在驢背上，牽出門，緊勒繩，得……得地如飞而去。

李文道才走不多时候，李彥实老汉忽然想起，那櫃里裝的，全是些砒霜之类的毒藥；为人治病，不帶平日所用的藥箱，倒帶了毒藥去，却是

